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第 22 节，波斯时期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2 节，波斯时期。

好吧，回顾一下，我们已经把关于巴比伦流亡的叙述抛在一边了。

以色列人，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巴比伦，经过 900 英里的艰苦跋涉，被带到了巴比伦。我们现在将看到这些人，至少其中一些人在流亡后再次长途跋涉回到耶路撒冷。在流放中，您可以在这里看到日期 586 至 539。

现在，这需要加以限定，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于 597 年被驱逐出境，而另一些人则更早，例如丹尼尔。因此，对于一些人来说，流亡的时间要长得多。当然，对于那些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死于流亡。

但对于 586 年被流放的年轻人来说，许多年后，他们作为成熟的成年人（可能是老年人）回来了，并看到了他们青年时代或童年时代的耶路撒冷。波斯时期，波斯人再次征服并接管了巴比伦尼亚，他们可能拥有古代迄今为止最大的帝国。同样，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一点。

他们控制了埃及、整个小亚细亚、希腊、欧洲，一直到印度河，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系统，管理系统和快递系统，很像小马快递。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帝国的一端向另一端发送消息，因为这样，车站、马匹和骑手就会切换并将消息传回波斯波利斯或苏萨或波斯帝国的其他一些主要中心。

HaKnesset 的崛起。重要的是要明白，犹太教堂的早期历史是一段历史。我们有一些暗示，例如在《耶利米书》第 39 章中，Beit Ha'am（人民之家）可能表明存在于约西亚时代或更早的某种社区中心。

Beit Midrash, 研究或学习之家, 字面意思是寻求, 也可能与此有关。再次, Beit HaKnesset, 议会大厦, 社区中心。这些肯定在流放期间使用过, 这使犹太社区保持在一起, 使他们团结起来, 使他们保持相互联系。

, 在后来的犹太教历史中, 犹太教堂确实拯救了信仰, 拯救了犹太人民的身份, 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当然, 在圣殿被所罗门毁坏之后, 所罗门圣殿被巴比伦人毁坏, 后来希律王重建的第二个圣殿, 最初是由所罗巴伯建造的, 由希律王重建, 后来被罗马人毁坏了, 犹太教堂至关重要。这是必要的,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牺牲。

他们必须重塑自己。因此, 犹太教堂是基督教会犹太原型, 为早期教会、早期使徒、保罗和第一世纪的其他使徒提供了一个预先存在的公共平台和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的帮助, 以传播福音。福音。因此, 总而言之, 犹太教堂是一个可能早于流放之前的机构。

犹太及其周边地区可能有类似的社区中心或类似的机构, 但由于犹太人需要与其他犹太人认同, 它在流亡期间蓬勃发展。因此, 正如我们所知, 波斯人征服了巴比伦, 一切都改变了。我们再次看到居鲁士的这项法令, 该法令于 538 年宣布并公布, 该法令允许所有人民, 不仅仅是犹太人, 还包括所有被流放的、被驱逐的人民回家, 如果他们愿意, 可以返回自己的土地。

于是, 第一批从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又是大卫家族的一员, 当然是某种领袖的主要候选人, 也许是国王, 最终的国王, 或民族统治者。然而, 旧约却没有提及他的命运。

众所周知, 作为基督徒, 犹太人必须等待后来的大卫家族成员成为他们的弥赛亚。如图所示, 耶路撒冷的圣殿得到了重建, 但结构更加朴素, 不像所罗门的圣殿, 但要朴素得多。人们很失望。

许多回来的人看到后都感到失望。但至少他们有一座寺庙, 不像他们在巴比伦的亲戚。因此, 波斯帝国有总督府、省份、大省份, 然后还有较小的次省份。

河对岸的总督辖区是包括犹大在内的总督辖区。当然，他们有一个名为耶胡德的省份，即犹大。该省的首府是耶路撒冷。

不过，我们这里有巴比伦时期的照片，那里的早期省份是米兹帕。那里有一些Mitzpah的照片。当然，我们还谈到了当时流通的耶胡德硬币和耶胡德罐柄邮票。

现在，图中的这位绅士是艾法莲·斯特恩（Ephraim Stern），已故的艾法莲·斯特恩（Ephraim Stern）。他是世界上研究圣地波斯时期最重要的专家。他确实在波斯时期写了《圣经的物质文化》一书。

它仍然非常非常有用。在这里，地图显示了耶胡德省，我们可以从资料来源和考古学中确定这一点。好吧，圣殿的建造和以斯拉宣读律法都是重要的方面。

但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我们在这里以艺术方式描绘了这一点。他们不得不用一只手建造，另一只手拿着长矛，因为耶路撒冷的邻居不断威胁攻击，他们不喜欢犹太人重建他们的城市。

现在，大卫城的东坡有一座塔楼，那是城楼下层的遗迹，是尼希米建造的塔楼的遗迹。我们从《尼希米记》中得知，尼希米是在向国王请求允许来到耶路撒冷之后来到的。作为他的酒政，尼希米来到耶路撒冷，夜间带着驴绕着城墙转了一圈，以调查几十年前尼布甲尼撒对这座城市造成的破坏。

当尼希米到达大卫城的西坡，实际上是东坡时，他不得不下车，因为那里有太多瓦砾和破坏。他再次召集了所有不同家庭和宗族的回归者，并为每个人提供了一段城墙来重建。当然，由于那里的斜坡，大卫城东部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

正如我们从考古学中得知的那样，他们必须在斜坡上更高的地方建造城墙。因此，一些城市，旧城，流亡前的城市，被废弃了。20世纪50年代，迈克尔·阿维奥纳（Michael Aviona）在《以色列探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尼希米记》第三章的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文章《尼希米之墙，极简主义观点》。

这又是一篇非常非常著名的文章。这是那篇文章的插图。他所做的就是观看，因为尼希米在午夜绕耶路撒冷城墙巡游时，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行程，从谷门出来，绕一圈，环绕大卫城及更远的地方。

因此，阿维奥纳再次试图根据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描述来重建这座被放逐前的城市。直到今天，尼希米记第三章仍然是对被放逐前的耶路撒冷城最好的描述。请注意，我说的是被放逐前，因为这些是从第一座圣殿时代、耶利米时代及之前的耶路撒冷废墟。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

然而，阿维奥纳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他绕到宽墙边，发现由于某种原因，这只是墙的一个宽的部分。但大约20年后，一位以色列学者在阿维奥纳的文章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宽墙应该被翻译为广阔的墙，即覆盖整个西山的墙。

所以，这堵宽墙实际上是西山周围流亡前的旧城墙的遗迹。它不是阿维奥纳，只是墙的一个宽阔的部分。Aviona 又是一位极简主义者。

他认为，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流亡前的耶路撒冷、君主制时期的耶路撒冷，本质上仅限于大卫城、俄斐勒和锡安山，那里有圣殿和宫殿。他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在君主制的最后两个世纪里，耶路撒冷要大得多。我认为在他去世之前，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早期，他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这是一个艺术家重建尼希米时代耶路撒冷的样子的例子。他们重新加固了原来的大卫城、圣殿山和俄斐勒，但返回者显然没有重新加固西山。也许是因为数量太少，所以数量根本不值得。

但他们保留了耶路撒冷早期的规模，大致可以追溯到所罗门时代。当然，后来在哈斯蒙尼王朝时期，这座西山被重新加固。它被约瑟夫斯称为“第一城墙”，西山自 586 年以来首次被城墙包围。

回到波斯，我们要明白，大多数犹太人仍然在流亡中，选择继续流亡，并在流亡中死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及以斯帖记中的一些事件发生在波斯。这又是波斯王都波斯波利斯的一些美景。

那里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建筑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最后，第二首都苏萨，又是《以斯帖记》的场景。只是大片废墟，不像波斯波利斯保存得那么好。

虽然大部分都是泥砖，但仍然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遗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国王垮台之前，这里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建筑和考古工作。最后，我们有帕萨尔加德，这是居鲁士大帝的伟大花园和宫殿以及他的埋葬地。因此，波斯尽管仍然是犹太人民的霸主，但它却更加宽容，并允许像尼希米这样的总督和其他大部分负责监督耶胡德和犹大省的犹太人享有有限的自治权。

犹太人在波斯统治下繁荣发展，直到希腊化的到来，以及希腊化带来的完全相反的世界观带来的更严重的威胁。非常感谢。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2 节，波斯时期。